

卷一 原道训

【原文】

夫^①道者，覆天载地，廓四方，柝八极。高不可际，深不可测。包裹天地，禀授无形；原流泉沄，冲而徐盈；混混滑滑，浊而徐清。故^②植之而塞于天地，横之而弥于四海。施之无穷，而无所朝夕。舒之螟于六合^③，卷之不盈于一握。约而能张，幽而能明；弱而能强，柔而能刚；横四维而含阴阳，纮^④宇宙而章三光；甚淖而濇，甚纤而微。山以之高，渊以之深；兽以之走，鸟以之飞；日月以之明，星历以之行；鳞以之游，凤以之翔。

【注释】

①夫：文言文发语词，用在句首，一般不翻译。

②故：原因，缘故。

③六合：泛指上下和四方，天地或宇宙。

④纮：维系。

【译文】

“道”，承载着天地万物，可以扩展到四周很远的地方，高度和深度都是无法达到和测量的。它在天地之间，从无形中衍生萌发出了有形的万物苍生。就像是从源头喷薄而出的泉水，从最初的涓涓细流，继而慢慢充盈，水质也从混浊而变得渐渐清澈起来。因此，立着，可以阻塞天地；横放，则能充斥四方，施用不尽，没有朝夕的分别。舒展开来可以覆盖于天地之间，卷缩起来却握不满整个手掌。它能收缩，也能舒展；它能幽暗，也能明朗；它能柔弱，也能强劲。它能在横穿天地的同时蕴含阴阳，维系宇宙，彰显日月星辰。它既柔靡又纤微。山凭借着它才高

耸、渊才深邃、走兽才能飞奔、鸟才能飞、日月才能散发光辉、星辰才能运行、麒麟才能游走、凤凰才能翱翔。

【原文】

泰古二皇^①，得道之柄，立于中央。神与化游，以抚四方。是故能天运地滞，轮转而无废，水流而不止，与万物终始。风兴云蒸，事无不应；雷声雨降，并应无穷。鬼出电入，龙兴鸾集，钩旋毂转，周而复匝；已雕已琢，还反于朴。无为为之而合于道，无为言之而通乎德；恬愉无矜而得于和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；神托于秋豪^②之末，而大与宇宙之总。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，节四时而调五行；响谕覆育，万物群生；润于草木，浸于金石；禽兽硕大，豪毛润泽；羽翼奋也，角觝生也；兽胎不臧，鸟卵不殒；父无丧子之忧，兄无哭弟之哀；童子不孤，妇人不孀；虹霓不出，贼星不行。含德之所致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皇：古代传说中的伏羲和神农。谓天皇、地皇。

②秋豪：秋天鸟兽身上新长的细毛，后用来比喻最细微的事物。

【译文】

在上古时期的伏羲、神农两位皇帝，领悟了大道的精髓，傲立于天地之间，融合了精神和造化，安抚着天下四方。所以，他们能够管控天地的运行，就像轮子永无休止地转动、水流奔腾不息，和天地万物相始终。就像风起对应云涌，雷鸣相应降水，如鬼出入般无踪影，像龙凤般兴集，像钩器和车毂一样无休止地运行。那些已经经过雕琢的，就返还到最初的质朴。顺应自然的发展来契合道，质朴无华的言论来符合德。恬静愉悦没有焦躁，就可以达到和，包容一切变化而顺应各自的天性。精神能寄托在细微之处，也能容纳到宇宙中。这两位先皇的德行超越天地、柔和阴阳，能够调节四季的变化和五行的秩序，能够滋养草木万物生长，能够浸润金石。禽兽体形硕大，毛发润泽光亮，羽翼丰满健壮，

角觝能够及时长出，走兽和飞禽能够顺利繁衍。父亲没有丧子的担忧，兄长没有失去胞弟的悲哀，没有孤儿和寡妇的存在，不出现灾难的天象。所有的这些，都是由于两位先皇心怀圣德所导致的。

【原文】

是故^①大丈夫恬然无思，淡然无虑；以天为盖，以地为舆^②；四时为马，阴阳为御；乘云凌霄，与造化者俱；纵志舒节，以驰大区；可以步而步，可以骤而骤；令雨师洒道，使风伯^③扫尘；电以为鞭策，雷以为车轮；上游于霄霓之野，下出于无垠之门，刘览遍照，复守以全；经营四隅，还反于枢。故以天为盖，则无不覆也；以地为舆，则无不载也；四时为马，则无不使也；阴阳为御，则无不备也。是故疾而不摇，远而不劳，四支不动，聪明^④不损，而知八纮九野之形埒者，何也？执道要之柄，而游于无穷之地。

【注释】

①是故：因此、所以。

②舆：车中装载东西的部分，泛指车。

③风伯：指风神，又称风师、飞廉、箕伯等，是人面鸟身的天神。

④聪明：指耳朵和眼睛。

【译文】

所以修道的人恬静安然，没有思虑烦忧的事情。他们飘逸自然，把天当作车篷，把地作为行驶的车，把四季当作马匹，把阴阳当成驾车的车夫。他们乘坐着白云在九霄之间穿梭，与造化同行；放任思绪自由奔驰在天地之间；可以想慢行就慢行，想疾驰就疾驰；可以让风雨作为清道夫，让电充当马鞭，雷作为车轮；向上，可以飞驰在悠远的天际，向下可以穿越没有边界的门。俯仰天地万物，却始终保持纯粹；穿梭在四方，却还能找回原本的道体。所以，将天作为车盖，就没有什么能够不被笼罩的；把大地作为车就没有什么不被囊括的；把四季当成健壮的马

匹，就没有什么是不能被驾驭的；把阴阳作为驾车的车夫，就没有什么是不具备的。所以疾驰却能保持平稳，远行却不会感到疲惫，身体不会感到疲劳，耳目不会受到损伤，就能知道九州大地的界限所在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掌握了道的根本，这样就能畅游在无穷的天际之间了。

【原文】

是故天下之事，不可为也，因其自然而推之；万物之变，不可究^①也，秉其要归之趣。夫镜水之与形接也，不设智故，而方圆曲直弗^②能逃也。是故响不肆应，而景不一设，叫呼仿佛，默然自得。

【注释】

①究：探究。

②弗：表否定，相当于“不”。

【译文】

所以天下的很多事情是不能人为改变的，需要顺应自然的规律去推动事情的发展；万物的变化是不能通过智慧去探究的，需要按照事物的发展变化去把握它。镜子和水之所以能够反映物体的形态，没有巧妙的设置，方、圆、曲、直等形态也不能逃出它的掌控。回音也不是特意安排的，影子也不是特意设置的，这些都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的情况。

【原文】

昔者夏桀^①作三仞之城，诸侯背之，海外有狡心。禹知天下之叛也，乃坏城平池，散财物，焚甲兵，施之以德，海外宾伏，四夷纳职，合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。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，则纯白不粹，神德不全^②，在身者不知，何远之所能怀？是故革坚则兵利，城成则冲生，若以汤沃沸，乱乃逾甚。是故鞭噬狗，策^③蹄马，而欲教之，虽伊尹、造父弗能化。欲害之心亡于中，则饥虎可尾，何况狗马之类乎？

【注释】

①鲧：传说为尧舜时代的部落首领，禹的父亲。由四岳推举，奉尧命治水，九年未成，被殛于羽山。

②全：完整、完美。

③策：鞭打、鞭策。

【译文】

以前鲧曾经通过修建高为三仞的城墙来防御，但最终还是诸侯反叛，四海之内的国家都存在狡诈之心。大禹看到这种情况，就下令将城墙拆掉，填平保护城池的护城河，将财物散发给百姓，烧掉所有的兵甲，并施以教化，结果天下臣服，纷纷进行纳贡。大禹在涂山会见了带着玉帛前来进献的诸侯。因而只要心中藏有一点儿奸诈之心，就无法保持纯白的道，神德也就不完美了。这样一来，处理自身都不行，怎么还能期望感化远方的人呢？所以，皮革铠甲坚硬了，也就意味着增加了兵器的锋利程度，只要筑起高高的城墙，就会随即产生攻城的冲车，就好比在沸水中加入开水一样，会沸腾得更加剧烈。所以，通过鞭打咬人的狗和踢人的马来教化它们，即使是伊尹、造父也不能做到啊。心中不存在害人的念头，就是饿虎也能追随，更何况是狗、马这类的呢？

【原文】

故体道者逸而不穷，任数^①者劳而无功。夫峭法刻^②诛者，非霸王之业也；垂策繁用者，非致远之术也。离朱^③之明，察箴末于百步之外，不能见渊中之鱼；师旷之聪^④，合八风^⑤之调，而不能听十里之外。故任一人之能，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；修道理之数，因天地之自然，则六合不足均也。是故禹之决渎^⑥也，因水以为师；神农之播谷也，因苗以为教。

【注释】

①任数：指玩弄权术。

②峭法：严厉的刑法。刻：苛刻。

③离朱：黄帝的臣子，视力特别好。

④师旷：春秋时期晋平公的乐师。聪：听觉灵敏。

⑤合：应该是“分”，分辨。八风：八方之风。

⑥决：疏通。读：大河。古代长江、黄河、淮河、济水称为“四读”。

【译文】

如果心中不存害人的欲念，那么就是尾随饥饿的老虎也不可怕，更何况对付狗、马之类的动物！所以领悟道的人安安逸逸而没有办不到的事，玩弄巧诈之术的人辛辛苦苦却一事无成。实行严刑苛法治理国家，不是成就霸王之业的人所应做的；用锥子、鞭子频频刺激坐骑，不是赶远路的方法。离朱的眼力尽管能看百步之外的针尖，却看不到深渊中的鱼；师旷的耳力尽管能听辨各种声调，却听不见十里之外的声响。这就像单凭一人之能力不足以治理深宅大院一样。遵循道的规律，顺应天地自然，那么天地四方也不够他治理。所以夏禹疏通江河正是以顺随水流低处这一自然特性来进行的；神农播种五谷正是以循守苗之自长这一自然特性来耕作的。

【原文】

夫萍树^①根于水，木树根于土；鸟排虚而飞，兽蹠实^②而走；蛟龙^③水居，虎豹山处，天地之性也。两木相摩而然，金火相守^④而流；员者常转，窾^⑤者主浮，自然之势也。是故春风至则甘雨降，生育万物；羽者姬伏^⑥，毛者孕育；草木荣华，鸟兽卵胎；莫见其为者，而功既成矣。秋风下霜，倒生挫伤^⑦；鹰雕搏鸷，昆虫蛰藏^⑧；草木注根，鱼鳖湊^⑨渊；莫见其为者，灭而无形。木处榛巢^⑩，水居窟穴；禽兽有芄^⑪，人民有室；陆处宜牛马、舟行宜多水；匈奴出秽^⑫裘，于^⑬越生葛絺；各生所急，以备燥湿，各因所处，以御寒暑；并得其宜，物便其所。由此观之，万物固以自然，圣人又何事焉！九疑^⑭之南，陆事寡而水事众，于是民人被发文身，以像

鳞虫；短绌不袴^⑮，以便涉游；短袂攘卷^⑯，以便刺舟，因之也。雁门^⑰之北，狄不谷食；贱长贵壮，俗尚气力；人不弛弓，马不解勒，便之也。故禹之裸国^⑱，解衣而入，衣带而出，因之也。今夫徙树者，失其阴阳之性，则莫不枯槁。故橘树之江北，则化而为枳；鸕鶿^⑲不过济，貉渡汶^⑳而死；形性不可易，势居不可移也。

【注释】

- ①树：生长。
- ②蹠：践踏。实：土地。
- ③蛟龙：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居于水的龙。
- ④然：通“燃”，燃烧。守：守候，即现化学反应。
- ⑤员：同“圆”。窾：同“款”，空。
- ⑥姬：本来指年老的女人。姬伏：这里指鸟孵卵。
- ⑦倒生：草木倒地而生。挫伤：指草木凋零。
- ⑧搏鸷：猛烈搏击。蛰藏：昆虫蛰伏。
- ⑨注：集中。凑：聚集。
- ⑩榛：树丛。巢：这里用作动词，是筑巢的意思。
- ⑪芄（wán）：兽穴里的垫草。
- ⑫秽：粗陋。
- ⑬于：相当于干，指昊地，长江下游在古代属吴地。
- ⑭九疑：又叫苍梧山，在湖南宁远。
- ⑮短绌：穿短衣。不袴：不穿裤子。
- ⑯袂：袖子。攘：挽起。
- ⑰雁门：古县名，在今山西代县西北。
- ⑱裸国：古代中国南方的国名，那里的人裸身。
- ⑲鸕鶿（qú yù）：鸟名，即八哥。
- ⑳貉（hé）：狗獾。汶：汶水，在今山东。

【译文】

浮萍生于水面，树木扎根土中，鸟凌空而飞，兽踩地而跑，蛟龙居

于水中，虎豹生于山中，这些均是天地自然本性。两木互相摩擦就会起火，金与火厮守就会熔化，圆的物件容易转动，空的器具容易漂浮，这也都是自然之势。所以当春风吹拂甘露降临之时，万物就生长，长羽翼的开始孵卵，长毛发的开始怀胎，草木开花，鸟卵兽胎，这些并未发现春季在干什么而却恰恰在无形中化育万物。同样，当秋风乍起、霜降大地之时，草木就凋零，鹰雕搏击，昆虫伏藏，草木根部忙于吸储营养，鱼鳖开始潜深水之中，这些也并未发现秋季在干什么而却恰恰在悄然中挫灭万物。居于树上的筑巢，处于水中的靠窟，兽类卧草，人类居室；陆行适用牛马，水深适宜舟行；匈奴地产粗糙的皮毛，吴越地产透风的葛布：各自生产急需的东西来防备燥湿，各自依靠所处的环境来防御寒暑，并各得其所、各适其宜。由此看来，万物均按其本性生存发展，那么，人又何必去干预呢！九疑山以南的民众，从事陆地的活少而从事水中的活多，所以这里的民众剪发文身，模仿鱼龙形象；同样只围短裙不着长裤，以便于涉水游渡，着短袖衫或卷起袖子，以方便撑船，这些是由水上生活的特点所决定的。雁门以北的狄人不以谷类为主食，轻视老年人而看重青壮年，崇尚力量，不放下弓箭和不解下带嚼子的马笼头，这是由游牧生活的特点所决定的。所以禹到裸国去，脱掉衣服入境，出境后再穿上衣服，这是由当地的习俗所决定的。今天，移植树木的人，如果不顾树木对环境四时阴阳寒暖的适应性，那么其树没有不被弄死的。所以，橘移到江北就变成了枳，鸕鶿不能过济水，貉一过汶水便会死去。它们的形性特点是不能改变的，生活居处的环境是不能变移的。

【原文】

是故达于道者，反于清静；究于物者，终于无为。以恬养性，以漠处神，则入于天门。所谓天者，纯粹朴素，质直皓白，未始有与杂糅者也。所谓人者，偶倖智故，曲巧伪诈，所以俯仰于世人而与俗交者也。故牛歧蹄而戴角，马被髦而全足者，天也。络马之口，穿牛之鼻者，人也。循天者，与道游者也；随人者，与俗交者也。夫井鱼不可与语大，拘于隘也；夏虫不可与语寒，笃于时也；曲士^①不可与语至道，拘于俗、束于教也。

故圣人不以人滑^②天，不以欲乱情；不谋而当，不言而信；不虑而得，不为而成；精通于灵府，与造化者为人。

【注释】

①曲士：即乡曲之士。比喻孤陋寡闻的人。

②滑：通“汩”，淆乱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所以那些达到大道的人，能够返回到清静的天性；探究事物本性的人，最终回归到了无为的境界。用恬静的心态滋养生命，以淡漠修炼精神，就可以进入到自然的境界。所谓“天然”，就是纯粹的朴素，质直皓白，没有一点儿杂质夹杂在其中。所谓“人为”，就是指那些邪佞狡诈虚伪的人，特意阿谀奉承，混迹于世。所以牛蹄上会分趾、头上会长角，马蹄完整而颈上生鬃，这就是天然；而用马笼头络着马嘴，用绳子穿过牛鼻，这就是人为。遵循着天然就会与道一同遨游；顺从人为就一定要和世俗相交。井中的小鱼，是没有办法和它谈论大海的广阔的，这是由于它的环境所限制；生活在夏季的虫，没有办法与它谈论寒冬，是因为它受制于季节的变化；孤陋寡闻的书生，无法谈论大道的道理，这是因为他束缚在习俗、教义下。所以，圣人是不会以人为的事去干扰天然的，也不会因为自己的私念而扰乱本性；不用谋划就能处理好事情，不必信誓旦旦就可以立下诚信的名誉，不必太多的思虑就能得心应手，不必大动干戈就能大功告成。这些都是因为他的精气与心灵合而为一，与大道共存。

【原文】

昔舜耕于历山，期年，而田者争处堯塍^①，以封壤肥饶相让；钓于河滨，期年，而渔者争处湍濑，以曲隈深潭相予。当此之时，口不设言，手不指麾，执玄德于心，而化驰若神。使舜无其志，虽口辩而户说之，不能化一人。是故不道之道，莽乎大哉^②！夫能理三苗，朝羽民，徙裸国，纳

肃慎，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者，其唯心行者乎！法度刑罚，何足以致之也？

【注释】

①烧埆（qiāo què）：形容土地非常贫瘠。

②哉：语气助词，表示感叹的语气，相当于“啊”。

【译文】

以前舜在历山亲自耕作，一年之后，历山的人们纷纷丢弃肥沃的土地，而去争抢那些贫瘠的土地；舜在江边钓鱼，一年之后，渔民们开始转移到水流湍急的地方，搁置了那些河湾和深潭。当时，舜没有进行无休止的说教，也没有对这些人指手画脚，而是通过自己的德行和无为让人们受到感化。假如没有这种信念，舜即使巧舌如簧，挨家挨户说教，也不能教化一个人。因此，不可言说的道，真的是能量无边呀！舜帝能治理三苗之乱，使羽国前来觐见朝拜，改变裸国的习俗，接纳肃慎，没有下达任何命令就已经改变这些风俗，大概这就是道德信念吧！如果仅仅依靠法度来刑罚，哪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呢？

【原文】

是故圣人内修其本，而不外饰其末；保其精神，偃其智故；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，淡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。所谓无为者，不先物为也；所谓无不为者，因物之所为。所谓无治者，不易自然也；所谓无不治者，因物之相然也。万物有所生，而独知守其根；百事有所出，而独知守其门。故穷无穷，极无极；照物而不眩^①，响应而不乏，此之谓天解。

【注释】

①眩：迷惑、眩惑，这里指祸乱。

【译文】

所以圣人通常非常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，而不在于外表装饰之类的

小节，保全精神，去除奸巧，静默无为地按照自然规律处理事情，没有处理不了的事情，坦然不去刻意，反而治理好了。所谓无为，就是顺应事物的本性；所谓无所不能，就是遵循事物的规律。所谓不去治理，就是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治理；所谓没有什么治理不好，是指顺应于事物的必然性。万物都有其产生、生存的根本，事情都有其发展的规律，只要掌握住最关键的东西就行。所以探究事物，观照事物而不会眩惑，顺应却不会出现困乏的情况。这就叫知晓天然。

卷二 俶真训

【原文】

夫鱼相忘于江湖，人相忘于道术。古之真人^①，立于天地之本，中至优游，抱德炀和，而万物杂累焉，孰^②肯解构^③人间之事，以物烦其性命乎？

【注释】

①真人：指古代道家、道教把修真得道、觉醒且觉悟的人。

②孰：代词。谁，哪个。

③解构：即“邂逅”，指不期而遇或者偶然相遇。

【译文】

共同生活在江河之中的鱼类可以彼此遗忘，人如果能往来于大道之中，也不需要彼此间的交往。古代的真人，立足于天地之间的根本，中正平和，优游自得，持抱至德，万物在无形之中自行进行积累，谁愿意去干预人间的各种繁杂之事，让外界事物庸扰到自己的本性和生命呢？

【原文】

夫道有经纪条贯，得一之道，连千枝万叶。是故贵有以行令^①，贱有以忘卑，贫有以乐业，困有以处危。夫大寒至，霜雪降，然后知松柏之茂也；据难履危，利害陈于前，然后知圣人之不失道也。是故能戴大员者履大方，镜太清者视大明，立太平者处大堂；能游冥冥^②者与日月同光。是故以道为竿，以德为纶，礼乐为钩，仁义为饵，投之于江，浮之于海，万物纷纷，孰非其有？

【注释】

①行令：发布命令，发号施令。

②冥冥：本指自然界的幽暗深远，这里指道。

【译文】

道的脉络条理非常清晰，只要把握这个道，就能连接所有的枝叶。所以只要得了道，尊贵人借以发号施令，低贱的人忘却自卑，贫穷的安于天命，困厄时淡定处之。当寒冬来临的时候，霜雪铺地，才凸显出了松柏的不凋；处境危困，所有利害关系摆在面前的时候，才能看出圣人不弃“道”的本性。所以，头顶青天的人可以脚踏大地，以天道当作明镜才可以做到明察秋毫，身处在太平盛世才能安心坐在明堂之上，与天道同游会像日月一样光辉永存。所以将大道当成钓竿，用德作为丝线，把礼乐当成钓钩，将仁义作为钓饵，放置于江湖之中，漂浮在海上，万物纷纷前来，谁能逃脱呢？

【原文】

夫挟依于跂跃之术^①，提挈^②人间之际，揅揅挺捫^③世之风俗，以摸苏牵连物之微妙，犹得肆其志，充其欲，何况怀环玮之道，忘肝胆，遗耳目，独浮游无方之外，不与物相弊掇，中徙倚无形之域，而和以天地者乎！

【注释】

①挟：怀抱。跂跃之术：不正之道。

②提挈：相持。

③揅：探。揅：锐利。挺捫：上下。

【译文】

依靠造作的手段，控制人际关系，助长社会风俗，企图探索事物之

间相互牵连的奥妙之处，尚且可以放松心志，满足自己的欲望。更何况心怀珍贵之道，把内心的情感世界封闭，不与芜杂的外界接触，独自徜徉于无限之外，不与具体事物相互牵连，其中又徘徊流连于没有一定的形体的区域，和天地自然相谐成趣的人呢！

【原文】

若然者，偃其聪明，而抱其太素；以利害为尘垢，以死生为昼夜。是故目观玉辂琬象^①之状，耳听《白雪》^②清角^③之声，不能以乱其神；登千仞之溪，临蜺旻之岸，不足以滑其和；譬若钟山之玉，炊以炉炭，三日三夜而色泽不变，则至德天地之精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玉辂琬象：玉辂：古代帝王所乘之车，以玉为饰。辂，通“璐”，玉名。琬象：指美玉与象牙。

②《白雪》：汉族古琴名曲。相传为春秋时期师旷所作。

③清角：角是古代五音之一，古人以为角音清，故曰清角。

【译文】

这种人抛弃聪明，怀抱质朴，视利害关系如尘土一般，视生死就像朝夕更迭。所以他们即使看见了美玉象牙，聆听着《白雪》之声，也不会因为这些而左右了他们心中的恬静；登临千仞的悬崖，靠近让猿猴都会眩晕的峭壁，也不会扰乱心志的平和。就像是钟山出产的美玉，在炭炉当中炙烤三天三夜，也不会改变它的形态和色泽。原因就是他们领悟到了天地的精华。

【原文】

是故生不足以使之，利何足以动之？死不足以禁之，害何足以恐之？明于死生之分^①，达于利害之变，虽以天下之大易骭^②之一毛，无所慨于志也。



【注释】

①分：关系。

②骭：指肋骨或小腿骨。

【译文】

所以，对于这类人来说，生不足以诱惑，利也不能撼动；死不足以威胁禁锢到他，灾害更没有办法恐吓住他。明白了生死、利害之间的关系，即使用天下来换取他腿上的一根汗毛，都无法触动他的心。

【原文】

至德之世，甘瞑于溷溷^①之域，而徙倚于汗漫之宇，提挈天地而委万物，以鸿蒙为景柱^②，而浮扬乎无畛崖之际。是故圣人呼吸阴阳之气，而群生莫不颀颀然仰其德以和顺。当此之时，莫之领理决离，隐密而自成，浑浑苍苍，纯朴未散，旁薄为一而万物大优，是故虽有羿之知^③而无所用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溷溷：没有边际，形容无边无际。

②景柱：即影表，圭表，俗称量天尺，古代的一种天文仪器，用来测度太阳的影子。

③知：通“智”，智慧，才智。

【译文】

在道德最为神圣纯真的时代，人们在混沌虚无的地域中沉睡，在浩瀚的宇宙中遨游，在天地运行中掌握并舍弃着万物，把鸿蒙作为圭表，漂浮到一望无际的地方。所以，圣人在吞吐阴阳的期间，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归附仰慕他。那时候，没有人可以去治理这个世界，但是人和万物都在无息无声地发展。混沌而无形，保留着最为淳朴的道德，磅礴成为